



村上海盜
的
女儿

(日) 和田龙著 郑民钦译

—下—

村
的
女
儿
—下—

（日）和田龙藏
郑民钦译

上海图书馆藏
郑民钦书

上海盗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6-6577 号

Original Japanese title: MURAKAMI KAIZOKU NO MUSUME by Ryo Wada

Copyright © Ryo Wada 2013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The English Agency (Japan)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村上海盗的女儿.下/(日)和田龙著;郑民钦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02-012296-7

I. ①村… II. ①和… ②郑…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5778 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王皎娇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60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1

版 次 201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296-7

定 价 4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场人物

织田信长拥戴室町幕府最后的将军足利义昭在京都举兵起事，试图势力西扩。时在天正四年（1576年），是火攻比叡山之后五年、歼灭武田军队的长篠会战结束之后的第二年。信长与大坂本愿寺的战争进入第七个年头。

（村上家族）

村上景：嫁不出去的悍妇、丑女。二十岁。

村上武吉：村上景的父亲，能岛村上家族的家主。其势力控制大半个濑户内海，引领村上海盗进入鼎盛时期。

村上吉继：来岛村上家族的头号重臣。性情耿直，浑身毛发浓密。

村上吉充：因岛村上家族的家主。处世老到，温文儒雅。

村上元吉：村上景的哥哥。勤勉、严谨、正直，对家臣态度严厉。

村上景亲：村上景的弟弟。遇事逃跑的胆小鬼。

（毛利家族）

小早川隆景：已故毛利元就的第三子。辅佐毛利家族家主、他的侄子毛利辉元。其智谋韬略为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以及天下人所赞赏。

乃美宗胜：小早川隆景的重臣。原先是警固众（水军）的一员猛将。秃顶，对家主说话很不客气。

儿玉就英：毛利家族直属的警固众头领。皮肤白皙的年轻美男子，自尊心强。

(织田家族)

真锅七五三兵卫：攻打大坂本愿寺的真锅海盗的年轻家主。刚强无比的彪形大汉、怪杰。

真锅道梦斋：七五三兵卫的父亲。率领真锅家族在泉州取得飞跃发展，大光头和尚。

沼间义清：管辖泉州的触头，沼间任世之子。对真锅家族的崛起深感危机。

松浦安太夫：与沼间家族一样，也是泉州的触头。“坏兄弟”中的弟弟，南瓜脸。

寺田又右卫门：“坏兄弟”中的哥哥，丝瓜脸。

原田直政：织田家族的重臣。攻打大坂本愿寺的主将。

(大坂本愿寺)

显如：一向宗本愿寺派第十一世门主（住持僧）。与织田信长对立。

下间赖龙：显如的亲信。依仗门主的威信为所欲为。

源爷：安芸高崎的农民。一向宗门徒。

留吉：源爷之孙，一向宗门徒。能说会道的少年。

铃木孙市：火枪雇佣兵集团杂贺党头领。

目录

第四章	1
第五章	61
第六章	151
终 章	335

第四章

52

杂贺党一动，中军、后备军就如同决堤之水一样一败涂地，他们的后面是被敌人追赶的前锋门徒。就这样，一向宗的攻势以失败告终，全军土崩瓦解。

攻打天王寺城寨的门徒大军到此时减少多少，因史料没有记载，所以不得而知，但不难想象依然还是有一万多人的大军。

信长击退围困天王寺城寨的敌军后试图乘胜追击，《信长公记》这样记述重臣劝阻他的话：“谨呈：因各方势单力薄，此次不宜会战。”

就是说，重臣们向信长建议，我军各方兵力单薄，不宜继续追击。

当然，信长不会放过这次拔掉大坂本愿寺的绝好机会。七五三兵卫等泉州武士看见信长立即开始追击。

门徒大军兵分两路，分别向大坂本愿寺和木津城寨撤返。逃往木津城寨的约二千士兵由于没有受到追击，比较平静；而逃往本愿寺的门徒则惊恐万状，其混乱程度不忍目睹。织田方面的三千精兵如猎犬一样把最后面的门徒消灭掉并不断往前推进。门徒们处在极度恐惧状态，队形扭曲，狼奔豕突。

在木津城寨注视战场的留吉看到门徒溃败的样子，不禁大声说道：“这可不行。”他指的并非是逃往本愿寺的门徒被敌人砍杀，而是对着并未遭受追击而返回木津城寨的门徒不停叫嚷：“不能退！”

退却不就是无间地狱吗？如果逃回到城寨里，这二千门徒

就难免下地狱。在溃逃的队伍中，源爷等安芸高崎的门徒也应该在里面。留吉扯开最高的嗓门叫喊：“源爷，不能逃跑！不能回来！”

其实，这个时候，源爷并没有逃跑。

他面对泄洪般崩溃逃命的门徒，手举长枪，朝着天王寺城寨方向逆流迈进。他被逃兵撞倒，拾起长枪，爬起来，重新前进。

他嘴念“南无阿弥陀佛”，一步一步走近城寨。这是极乐往生——他心想已经不再有前往净土的保证。既然如此，就决不能后退。他目眦欲裂，面部僵硬变形，唯有念佛的嘴巴还在动弹，仿佛不是他的嘴巴，而是别的活物。

会下地狱吗——败逃的门徒已经跑尽，迎面而来的是卷起滚滚烟尘的黑黝黝的织田部队。

“南无阿弥陀佛”——源爷眼皮都不眨一下，正面迎上去。然而奇怪的是，敌人对他视而不见，接连从他身边跑过去。织田的士兵关注的是敌人大军，根本不把这么一个瘦小羸弱的老农民放在眼里，可是源爷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这是佛祖的保佑，自己离极乐往生越来越近。源爷听着身后远去的马蹄声和士兵的叫喊声，感动得浑身颤抖。

透过弥漫的烟尘，前方辽阔的台地上，尸横遍野，累累重叠，一眼望去，只有耸立的天王寺城寨的土垒。

去——源爷迈出坚定的步子，朝着城寨前进，走向极乐。

天王寺城寨里的景眯缝着眼睛，在漫天飞扬的尘土中注视着台地。泉州士兵从她身边跑下土垒，应该是追随信长而去，很快就在马场上聚集起队伍。

各家家主还在土垒上，接到家臣的队伍集结完毕的报告后，开始走下土垒。瓜兄弟当先，沼间义清随后，七五三兵卫对景说

道：“小姐，那我又要走了。”

景头也不回，依然看着城寨外面。七五三兵卫只好命令景亲：“喂，景亲，好好照顾你姐姐。”

景亲满脸不情愿地勉强点点头，七五三兵卫对他说道：“都一个德行。”然后笑着走下土垒的时候，景冷不丁叫起来：“哇！”

七五三兵卫回头一看，景的整个身子使劲探出板墙，几乎要掉到土垒上。“你要干什么啊？”他回到土垒上，顺着景的目光看过去。

景在他身边吼起来：“源爷！”

也许被大军卷起的漫天尘土遮挡，也许源爷走得极慢被误以为是尸体，等到景发现他的时候，已经近在眼前，也就半町（约55米）的距离。

景大声叫唤：“源爷，是我啊。能岛的景……”

但是，源爷没有回应，依然目不斜视地往前走。

“源爷，你忘了把你带到木津城寨来的景姬吗？是我啊！”

瓜兄弟发现景在大叫大嚷，觉得奇怪，也回到土垒上。他们看到源爷，手指着大笑起来：“什么呀，一个老门徒。”

义清也回来，觉得这个门徒有点面熟，心生感慨：“噢，这个老大爷，是木津城寨的。到底是门徒，不怕死。”

“这不怕死也是被逼出来的。”七五三兵卫气恼地回应道，回头吩咐，“又右卫门，射箭吓唬他一下。”

“好嘞。”丝瓜脸的笑容变得残忍，拉弓连射数支，箭矢插在源爷脚边的地上。

“你干吗？”景从板墙上狠狠瞪着寺田又右卫门，但这个瓜兄弟哥哥接连不断地发射。

“哼！”景转身对源爷继续叫唤，“大家都逃了，你也跑吧。”

扔掉长枪，回木津城寨去！”

但是，源爷没有反应，他跨过脚边的箭矢，慢慢地前行。

“呼……”义清发怒了。到如此地步，就不能熟视无睹。虽然勇敢的举动令人称赞，但竟然毫不理会警告的箭矢，这就不是勇敢，而是侮辱，作为武者，理所当然义愤填膺。

义清嘟囔道：“简直是目中无人。”于是命令又右卫门：“抢先下手，射杀！”

“好，我来。”他二话不说，痛快地答应。

“不许射！”景对又右卫门叫嚷着，从板墙上跳下来，穿过七五三兵卫身边，向他扑去，抬起持弓的左手，箭矢朝天上射出去。

又右卫门尽管受到景的干扰，却没有生气，大概心里还想着和美女嬉闹，脸上浮现出猥亵的狎笑回应道：“别捣乱。”

景怒不可遏，喝道：“把弓放下来！”

又右卫门这才收起嬉皮笑脸，换上一副心头疑惑断难理解的表情：“怎么啦？小姐，你不是说喜欢打仗吗？”

这么一说，景顿时一惊，心想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但立刻清醒过来，叫道：“我叫你把弓箭放下来！”接着，一把夺过强弓。

这时，站在前面的松浦安太夫不耐烦地拉弓，说道：“那我来吧。”

“你……”景一脚把又右卫门踢下土垒，紧接着向安太夫猛扑过去，对着他的圆脸狠击一拳。

“啊，痛！”

“姐姐！”景亲看不下去，正要跑过去，却被一只粗壮的胳膊拦住。

是七五三兵卫。

“退一边儿去！”大汉子把景亲往后一推，然后脚步粗重地慢慢走到已经把安太夫扔到土垒下面的景身后，猛力抓住她的双臂提起来。

“放开！”景怒气冲冲地回头看他，却有点惊讶，发现七五三兵卫面无表情。景当时正昏头昏脑，没能领会这个表情的含意，但这是那种蔑视别人时故意做出的冷漠表情。景认识这个开朗豪爽的大汉以来还是第一次看见这种脸色，这绝对不是对自己恋慕的女子所表现的表情。

景粗眉倒竖，叫道：“七五三兵卫，你放手！”可是话未说完，自己就被扔到义清那边去。

七五三兵卫怒吼道：“义清，用你的柔术让她老实点！”

“对女人不能用这种功夫。”义清一边回答，一边将景的一只胳膊拧上去，然后用奚落的语气说道：“七五三兵卫，你可真是看走眼了。”

景也听到义清的这句话，但没打算琢磨理解，正在气头上，拼命挣扎，只听见义清在她耳边说道：“能岛小姐，对不起了。”接着使劲将她摔在板墙上。

“哟！”景睁开眼睛，从板墙上能看见台地，源爷还在一步一步往前走。

“源爷，快逃啊！”景又大叫起来。

“景。”景听见有人这样毫不客气地直呼其名，不由得把下面的话咽下去，眼睛一转，只见七五三兵卫叉着双脚站在她面前，冰冷的目光藐视着自己，轻蔑地说道：“叫你知道泉州是怎么对待你这样的臭小子的。”

他扔下这句话以后的动作让景后脊梁发冷，七五三兵卫从背上的藤条箱里拔出一支鱼叉，扛在肩上，面向城寨外面，摆好架势。

“住手！”景瞪圆眼睛，摇晃身子，但被义清的柔术技巧结实实地压在地上，无法逃脱，只能摇着脑袋叫喊，“住手！七五三兵卫，住手！”

然而，大汉毫不留情，根本不听景的制止，开始凝聚全身的力量。

“你别这样！”景终于恳求，但七五三兵卫紧握鱼叉的两只胳膊上无数青筋毕露，说道：“你这种人，拿你没辙。”赫然瞪大巨眼，手中鱼叉如鞭子般向后柔韧弯成一道斜弧，对景抛出一句泉州人对别人最蔑视的话：“没有情趣的家伙。”将鱼叉投掷下去。

“源爷，快跑！”景的目光倏然射向台地。

然而，当她再次看到源爷的时候，鱼叉已经穿透他的身体，扎在地面上。残忍至极，还不让被扎透的身体倒地。

“源爷……”景悲痛地尖叫起来。

七五三兵卫对义清扬了扬下巴，平静地说道：“走吧。”然后若无其事般走下土垒。

“噢。”义清的声音也同样冷静，松开擒拿景的手臂，跟着下去。

“源爷……”景已经顾不得向泉州武士们发泄愤恨的怒火，不顾一切地扑在板墙上，不停地呼唤门徒的名字。

但是，不论景怎么呼唤，都不能听到源爷的回应。她低下眼睛，可就在这个瞬间，她发现源爷的手臂在微微动着。

和姐姐一起留在土垒上的景亲也看见了，叫一声“姐姐”，制止她的冲动，但景的动作如电光石火般迅速，一声咆哮，翻身越过板墙，从土垒斜坡滑下去。

“啊……”景亲长叹。这个弟弟对门徒的情况满不在乎，只想着自己平安无事。不过，这是哥哥元吉的严令，必须安全无虞

地把姐姐景带回能岛。

“这可怎么办呢？”他想跑下土垒追姐姐去，但一转念觉得这样做很愚蠢。跑上战场的姐姐赤手空拳，她首先要回来取武器，也需要马。这么一想，景亲就往真锅的城郭跑去。

景滑到土垒底下，环绕土垒的壕沟里都是层层叠叠的尸体。她踩着尸体跑过去，没有感觉任何歉疚，她的眼睛只看着源爷一个人，跌跌撞撞地冲到源爷身边。

“源爷！”她抓住鱼叉从地里拔出来，“说话啊……”她抱着源爷呼唤，但源爷没有丝毫反应，犹如一具尸体。

景仔细一看，鱼叉没有刺中心脏，但深深插进腹部，并从背部穿透出来。景把拔出来的鱼叉重新扎进地里，然后脚放在源爷的身子上。

金属武器所造成的创伤称为“金创”，必须在金创尚未渗透进肉体之前把武器拔出来。景握住鱼叉，双腿使劲，猛地把源爷的身子踩倒在地上。

景的脑子一片空白，也顾不上鱼叉尖头的倒钩，使劲一拽，鱼叉拔了出来，就在这个瞬间，源爷忽然睁开眼睛。

“源爷！”景扔掉鱼叉，抱住他的上身。

“噢，小姐……”源爷发现自己眼前的人是景，不禁微微一笑。神奇的是，源爷的脸色逐渐红润起来，如同健壮的年轻人一样，说道：“看见了吗？我一步也没有后退。”

“嗯。”景使劲点点头。但是她知道，这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马上就会咽气。

景要说的话只有一句，她强作笑颜，语气粗鲁地说道：“看见了，真了不起。这样你的往生也就如愿以偿了。”

源爷满意地点点头：“极乐往生的确没有问题了。”

“嗯，绝对没问题。”景点了好几次头。

源爷露出调皮的微笑，说道：“被这样漂亮的小姐怀抱着，就好像已经在极乐世界里了。”说罢，停止了呼吸。

景感觉胳膊上的源爷身体沉重起来，不由得紧紧闭上眼睛。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充满愤怒。

她抱着源爷的尸体站起来。

再次从天王寺城寨冲出来的泉州武士三千部队在景的身后远处横切过去，追随信长朝大坂本愿寺疾驰。

景也听到身后传来的嘈杂轰响的马蹄声，但是她没有回头。本愿寺的那些家伙——她怒视着从山崖下面的难波砂堆露出来的木津城寨的寨顶。

虽然杀死源爷的泉州武士也很可恶，但最不能容忍的还是本愿寺的和尚。你们说话要算数——她心中默念着，朝木津城寨走去。

“姐姐！”景亲骑马驰来。

坐镇真锅城郭的道梦斋听了景亲的情况说明和请求以后，慌张说道：“哦，这可不行。”立即把景的长刀、短刀交还给景亲，也同意借马。于是，景亲得以及时和大部队一起离开城寨，他一个人跑到姐姐这里来。

“姐姐，你去哪里？”

“你这还看不明白吗？木津城寨。”景没有回头，直视前方。她应该听到身后接近的马蹄声，却没有把源爷的尸体放在马背上，依然抱在胳膊上往前走。

景亲一鞭子驱马上前：“去木津城寨干什么？”

景依然直视城寨，低声回答道：“让大坂的和尚履行向源爷做出的极乐往生的保证。”同时，她决心如果确认留吉他们还活着，要把他们拉出城寨，但没有说出来。

弟弟景亲和七五三兵卫一样，肯定又会吵吵嚷嚷说“没用”，阻止她前往：“你说让他们履行往生的保证，你想要他们做什么啊？”

景亲心里明白，到了这个地步，姐姐是死也不会回头的，自己只好跟着她走。

53

从天王寺城寨冲出来的七五三兵卫策马疾驰。如果他往左边看一眼，就会看见两个奇怪的人：一个骑马的男子和一个抱着尸体的女子，但是他目不斜视，一心注视着前方。

这条大汉心头还有一个担忧，所以离开真锅部队，急驰到最先冲出城寨的沼间义清身边，与他并辔。

他所担心就是孙市——这个鹰隼般眼睛的杂贺党首领的动向。

七五三兵卫不认为孙市只是简单地和门徒一起败逃，他在歼灭原田直政以后，让杂贺党担任殿军，很可能就是打算阻击我们的追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信长大叔就有危险。可是远望前方织田的部队占据绝对的优势，追击惊慌惶恐的门徒的脚步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从后方望过去，只能看见队尾，打头阵的前锋大概已经抵达本愿寺了吧，那么，门徒自不待言，连杂贺党也开始望风而逃了吧。

大叔赢了——七五三兵卫稍稍放下心来，但他的判断还是过于乐观。

七五三兵卫的确看到孙市的杂贺党和门徒们混在一起跑回本愿寺，但是，孙市这个杂贺党的首领一边退却一边寻找反击的